



議園隨筆

下

118  
52  
3



門 卷 3  
號 52

仁齋釋仁

護園隨筆卷四

東都 物茂卿著

吉有鄰校

仁齋釋仁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透徹。莫所不至之。謂仁此言如無病者矣。然此與兼愛何殊。而兼愛之所以不能成大者。由其不循理故也。又曰。仁之為德大矣。然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夫程朱未嘗離愛以說仁。然但以愛而已。則愛色愛。效因此捐軀者。都下比比有之。皆謂之殺身成仁。可乎。此但言愛而不言理之。不可以為仁者。豈不

護園隨筆 卷之四

昭昭哉。且其所謂遠近内外充實透徹者。吾不知其以在我者言之歟。以及物者言之歟。觀其論令尹子文陳文子而曰。無利澤及物之功。此其所以止於忠與清也。則必以及物者言之。然則孔子以下不得其位者之於仁也。終有所未盡者矣。如比干諫死。紂終不聽。則其無利澤及物之功者明矣。而孔子何以稱殷有三仁也。且如其所言。則三尺童子所能識也。而其言又曰。仁義孔門家常茶飯。門人皆曉其義。吾不知子張何故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仁也。若以爲在己者。則朱子所謂心之德愛

之理。及本心之全德者。亦有何病。仁齋益不知夫一寸之苗可養以參天之高者。實具於生之始。故不欲以心之德言之耳。又不知夫理之與氣。不若涇渭合流。一清一濁。並行雙運。以不相入。故不欲以愛之理言之耳。且仁有以功言者。有以事言者。而欲爲一切之訓。以通之。故言言窒碍。語語支離。要之。不過成就一箇物者。不亦悖乎。

一 仁齋論異端三條甚佳。

一 又曰。詩之用。本不在作者之本意。而多在讀者之所感如何也。益詩之情。千彙萬態。愈出愈無窮。高

者見之而爲之高。卑者見之而爲之卑。爲圓爲方。隨其所感。或大或小。從其所見。此說極是。不可以其出於仁齋而非之。其實丘瓊山之意。

一又曰。周禮大序。皆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序。則三經三緯之說最足疑焉。愚以謂詩六義亦當不在作者之意。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按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類。雅頌是一類。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寓意。雅頌取於音聲。何以言之。按左氏傳。列國士大夫以詩贈答。皆曰賦某詩。或曰賦某詩第幾章。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爲賦。論語曰。可以

興則三百篇亦可以爲興。周禮有邠雅邠頌之稱。而邠風一詩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三百篇亦可以爲雅爲頌。故詩各備六義。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中。古人用詩之法。豈不大且廣乎。而於風賦比興雅頌之叙。其義又自分明矣。此說亦仁齋卓見。但所謂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而寓意者。爲未盡耳。益風者諷也。謂尋常獨自諷咏者也。賦卽賦贈。迺在臨時用之。而二者皆用詩之法。如比興則所以用之之意耳。至於雅頌之爲音。先儒已言之矣。雖然。如左傳所引。風有采蘋采芣。不可

一 舉廢一則六義固有在作者之意亦有在讀者之所用者然後始圓矣。

一 童子問援荀子道經之言而謂危微精一老氏之訓也嗚呼此豈老氏之教乎而荀子亦非尚老氏者誣矣。

一 春秋取尤氏朱子意也但仁齋謂孔子秉筆直至孔丘卒之前而止者事事欲勸耳。

一 程子云聖人之道其高如天其卑如地此自程子之見故又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此亦以其所見而言二齋廼以皃弄

道譏之何其肆口之至于此也吾薄其爲入者豈不然乎。

一 仁齋又譏宋子以誠意正心之說告孝宗而曰庸暗之主豈能受之正所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唯當如孟子說齊梁君可也此等議論益見其好尚之偏矣若謂誠意正心不足以治國則猶之可也如其受與不受則雖告以與民同好惡亦何保其必受乎。

一 仁齋曰王道以儉爲本奢則不給儉則有贏可以我之有餘而拯人之不足已苟不足則安能補人

之不足。可謂小矣。孔子曰。惠而不費。若必以異人財爲王道。則孔子之言非邪。雖然。此豈其所不知乎。益務爲卑卑之論。以取媚白輩者。此其病根。故遂不覺有所背馳也。世聞其說而悅之者衆矣。嗚呼。世何多見輩。

一 又以孔子告孟懿子問孝之語。與孝經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牽強爲說。豈其意徒以禮爲美觀邪。是亦取媚黃口之言也。

一 又曰。聖人之言如泛然而意實到。見活道理故也。殊不知此道大仁熟所使。而以見活道理論聖人。

何其淺也。如仁齋亦自謂見活道理。而何其言之迫切而刻深也。

一 又以司馬遷立蘇張司馬相如貨殖等傳爲非矣。先儒亦嘗有此等論。予則謂作史之要。專欲模寫當時人物風俗。死在目前。善以善傳。惡以惡傳。迺在觀者自得焉耳。此夫子刪詩脩春秋之心也。吾聞仁齋喜歐文。迺至以五代史律史記也。吾謂其意見所牽。偏於好尚。豈不然乎。司馬遷良史之才。曾謂之歐公所能及乎。

一 仁齋論文專據葉水心語。而取司馬遷董仲舒劉

向班固韓柳王曾二蘇及至下文又曰蕭統文選  
爲本其無識見者如此。

孔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脩辭立其誠。此萬世言文  
之本也。達意脩辭實相爲表裏。而古今文章有此  
二派焉。如漢以前孟荀老莊韓非賈誼司馬遷劉  
向皆達意爲主。而辭未嘗不脩矣。左國駱招司馬  
相如東方朔王褒揚雄班固皆脩辭爲主。而意未  
嘗不達矣。此其相爲表裏者如此也。東漢以後辭  
勝而意晦。至六朝而極。故韓柳以達意振之一。以  
西漢以前爲則。可謂豪傑已。其後歐蘇王曾皆祖

述韓柳。議論勝而叙事衰矣。其流弊至於剽竊語  
錄語以爲古文。而造語助字皆不復漢以前之舊  
古氣。斯盡而別爲後世之文者。由其祖韓柳而不  
祖漢以前故也。故王李崛起以脩辭振之。亦一以  
古管爲則。是豈可不謂豪傑乎。世之苦其難讀者  
皆坐不習讀古書故也。善讀古書者亦能讀王李  
故學王李則可以通古書。故予謂王李文爲古學  
津梁焉。大氏韓柳以後古今之間成一大鴻溝。及  
王李出而後混然爲一。豈非一大快事邪。如仁齋  
所稱述王遵巖歸震川皆小家數。何足數哉。況如

此方學者率鮮有深遠含蓄之思。盛大雄偉之氣象。故其文皆冗長疎弱。是爲通弊。若以歐曾諸家文爲準。辟則揚薪救火。愈見其甚已。

一 議論叙事二者。文章大端。故不能爲叙事之文者。不足尚已。如六經之文。皆叙事也。左騷班馬。稱能文之。最登議論哉。且文章大業。莫史若也。故叙事之文。不可不學焉。

一 仁齋惡理。殊甚。而其文皆議論。其詩皆頭巾氣習。要未免埋頭理窟耳。

一 詩唯盛唐爲近三百篇。益春風吹物。物皆有光輝。

自然富貴氣象。唯盛唐詩有之。時時諷咏。以養我性情。樂亡之後。亦可以當樂。其所裨補。不小云。此方文章唯。

一 嵯峨平城之際。於斯爲盛。以至今世。中間七八百年。雖無詩與文章可也。

一 王人筆翰。絕不用印章。此自唐以前舊俗。而世稱讀書者。但徂宋元以後。輒謂之和俗。非也。

一 此方樂唯五調。乃隋世所傳。漢之舊法。所謂清平瑟楚側也。清爲雙瑟。爲黃鐘。楚爲越。側爲般涉。唯平名不易。而所謂黃鐘調宮。卽周漢黃鐘。如卜兼



好所謂天王奪鐘中黃鐘調以爲樂準者可以徵焉其謂之林鐘者緣琴法一字必兼散實一聲故誤耳予推得其數別有成書

一古聖人樂想亦唯五調觀於所謂聞宮音使入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入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入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入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入整齊而好禮類皆多以宮商角徵羽言而未嘗以十二律言五音各調皆有之而不可單聞則可以見已至唐始用十二旋宮造八十四調變壞古法其後雖朱子蔡西山之博古亦狎目所見遂謂

古樂如是耳古樂易簡豈然乎

一明儒妄造夏殷周漢縱橫斜黍尺古實無之不經之說也據隋書古至漢晉尺度未改皆有所參驗其說鑿鑿乎可考故朱子司馬溫公皆援隋書爲斷而世之尚妄說者何

一律之所以有十二者爲其有應和也自然之數也京房錢樂之皆妄作

一天下之言數者不過二家已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皆以二者也斷其吉凶決其從違析爲兩片非此則不能焉如六爻六律十二支皆以二者也流

行之運。自然之序。節其始終。非此則不能焉。如五行十干。皆以五者也。益天地既立。萬物孳生。有陰有陽。有老有稚。陰陽之中。又有陰陽。而重重層層。不可知其幾千萬焉。陰陽之交。而中和。其分數多。少。又不可知其幾千萬焉。聖人有能見其廣而綜其錯也。則提其綱要。斷爲五行。而後萬物各從其類。故凡數之言。五者皆據見成而言之也。今世雜占用五行之數者。皆覆射之類。可以命見成之物已。太玄潛虛。蔡氏皇極。用三之數者。皆可以竊天機。占便宜已。至於以析吉凶。決可否。則非一不可。

矣。何者。以一揲之四象八卦。皆無餘數。太玄五行皆餘其一而一也。者吉凶之交。從違之岐。故也。此數學大綱領。不可不知。

一 六爻之數。三而二之。故可占。皇極太玄。三而三之。故不可占。子雲仲默。可謂不知數已。

一 卜筮與今神祠。揲籤其理。莫有殊矣。唯周易設數廣大。莫所不包。詳密莫所不盡。及傳以道義。誨以孝悌。此聖人之教所存也。

一 天地爲活物。人亦爲活物。故天地之道。生生不窮。而事物之變。亦相倍。徒相十百千萬。不得而殫焉。

是以卜筮及世俗雜占皆不能一一懸斷命中矣。故聖人占法唯教以此決進退從違之機。一如今世揲籤耳。

一近世天學家以爲地形至圓。上下八面皆有人民以處之。殊不知凡有形者皆有表裏向背。如果瓜至圓亦有蒂處。可以見焉。朱子謂地如饅頭。崑崙其燃火處。此廼有理。世俗或以西人舟行窮天地而信之。夫天地而可以足跡窮之。何以得爲天地也。如歷家歲筮術。至今猶未得其真數。以予觀之。是終不可得矣。亦爲天爲活物故也。

一五行之說。觀於鑿家。然後知其不誣矣。但五行氣也。故曰行。必以地上五物言之者。泥矣。故水火土金水者。五氣相承之序也。水火木金土者。五物自生之序也。

一 天者氣而不質。地者質而不氣。人則氣質合焉。皆有所偏矣。故天生而不能成。地成而不能生。天地自然而不能裁成。輔相人能裁成。輔相而不能自然。凡不能云者。偏之所使也。故裁成輔相者。人之固有也。故聖人於泰言之。泰者天地之合也。一 氣質合焉者。非天地合而爲人之謂也。天地交而

人生之謂也。生云者，由無而有之謂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子也。非天地之餘氣也。往者過來者續也。天地交而人生，氣質渾融，妙合無間。此之謂中和。其肖於天者，神也。其肖於地者，形也。然人之爲中和也，雖肖亦殊焉。故神有雜乎質者，形有雜乎氣者。是以人物之心與天殊焉，血肉之軀與地殊焉。察乎斯，則知人欲之所由生也。

一 中和之氣。其肖於天者，是謂之心。察乎斯，則知浮屠狐明歷歷，且萬劫以永存者，妄也。氣必有生滅故也。

一 中和之類。一曰動，曰植。植之類，一曰木，曰艸。動之類，一曰人，曰飛，曰走。故必合飛走木艸以二之，而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故中庸必以盡物之性言之。

一 天者，合日月星辰而言之。唯指辰爲天者，非矣。地者，合水火土石而言之。唯指土爲地者，非矣。故人者，合飛走木艸而言之。唯指人爲人者，非矣。然此以有所大知之者言之，非謂人物無別也。

一 人之形本乎地，人之心本乎天。然天無心而人有心者，何也。心也。天也。均之神也。唯人之神與形合。

焉而後有心之名也。物皆有心。唯人心最靈者。何也。形神合而三才之中也。五行具而羽毛鱗介之中也。唯中可以兼四方。唯中可以造四方。是謂之正通之稟。正通斯靈焉。此其所以也。

性情之德曰中。必以人心之所由靈者而後始圓。故中也者。仁義禮智信之謂也。離仁義禮智信而語中者。其說必枯單矣。

人者通物者塞。故必合億兆爲一人者。人之道也。士農工商之相資。可以見人之道終古不替也。

一 冲和之類。皆與天地別。唯有厚薄分數存焉。艸最薄最微。故生歿順四時之氣。唯子落生苗。不專從氣化者。猶見其別矣。木次薄。故榮悴順四時之氣而不歿矣。飛走次厚。故唯出蟄生育順四時之氣。而莫有榮悴矣。人最厚。故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然其歿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爲天地之子也。

一 聖人之道。人道也。而以天爲則。以天爲則。亦人之道也。老莊者舍人而從天。故其道在彼焉。見之而已。非居焉者也。浮屠者任人而已。不知以天爲則也。故喪人焉。

一 中國者人之人也。夷狄者人之物也。物不能思。唯人能思。中國之為禮義之邦。為其能思故也。

一 禽獸有偏智。夷狄亦有偏智。浮屠之說。心西學之說。數是已。

一 呪術之靈。猶狐狸歟。仙術之壽。猶龜鶴歟。不可謂必無是事也。而不可貴焉。皆偏之為也。

一 昧者聞佛之神通。而惑諸。其以是心崇祀。狐邪。禽獸有聲。而無辭。為其無意與思故也。凡稱解禽獸語者。占術已。

一 周子其知道乎。所謂主靜者。禮樂之準也。

一 仁智之智。主乎明。仁義禮智之智。主乎正。

一 雖曰喜怒在物。而喜怒之者在我。唯聖人為能用其情。故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非孟子不能道。蓋武王實怒之。

一 生知者天理人欲之分明矣。安行者天理人欲之守固矣。聖人幼時然。老時亦然。而若其才智德行愈長愈大。愈老愈熟。故有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之序。若曰理無加損者。謂幼則幼。而全老則老。而全也。非謂老幼一也。

一 人活物也。故才智德行得養則長。豈唯形體乎。故

聖人之幼也。亦唯曰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豈有許多才智德行哉。

一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內高明而外博厚。泰之道也。人之道也。故君子之教。內自省察而外施仁恕。若夫內恕於己而責備於人。則否之道也。匪人之道也。

一知天而仁地。故知常有餘而行常不足。雖聖人亦爾。知有餘故每見行之不足。是以謙行不足。故每追知之有餘。是以勉謙與勉。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也。

一知天也。仁地也。天地合而人生。仁知合而德成。皆泰之道也。

一夷惠之聖亦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故孟子以聖稱之。若夫中則非孔子不能。

一泰伯之爲至德。以其盡人倫之至也。故朱子以大王剪商言之。明儒所駁。專在事迹。朱子豈不知剪商之未爲確証哉。而必以此爲証者。以理斷之也。此所謂據理之極者也。

一近歲僧玄光博學涉古書。能屬文。此方諸儒所不及。其謔語中論孟子弟子齋宿而後敢言。猶讀作

蕭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疑與擬通中孚六或鼓  
或罷引儀禮朝廷日退燕游日歸師役日罷明夷  
六四獲心意與臆通詩鄘風外彼虛矣引管子  
注虛地名形弓燕饗之別右與侑宥通臚引儀禮  
註以財貨日爾尤傳昭元年爾幣大雅大明造舟  
爲梁引爾雅注比船爲橋瞻卬之章懿厥哲婦懿  
與臆通及摘林希逸莊子註之誤皆鑿鑿有據然  
其中亦有大繆戾者如論語孟懿子問孝章樊遲  
御爲符御義引十三証然味於孔子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九字則非樊遲在坐與聞者又味於

樊遲御二字則又非孟懿子歸後樊遲來見者故  
古來相傳爲御者之義見于邢昺疏且光譏朱子  
以一時之問對爲數日之論議一坐之問辨爲行  
路之街談者殊不知古者車甚大車上可容御者  
車右三人雖在行路亦非如今駢行廐僕在轡傍  
者比則街談何妨也又如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  
出三日光以宿爲久留之義援韓子漢書非笑朱  
子此亦鄭玄舊說何晏引之曰自其家祭肉過三  
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此言自其家祭肉且已不  
過三日况於祭於公之肉不俟經宿古文簡質見



其義於自一字也。此等皆非大義所關。故朱子一從古來相傳之說耳。如德則屢中。孟武伯問孝。使乎使乎。亦皆從古注。王充論衡。詭僻怪戾。不符論辨。如食氣爲食。旣語氣不順。雖蔬食菜羹。瓜祭觀於曲禮。爲天子削瓜。章則其非專爲非食者昭矣。是與雖字不相應也。故此皆不取古註。吾與女弗如也。與訓許有吾與。點也之可証。而味於女與。回也。孰愈。則此必以子貢好方。入故孔子以顏子相映比。使其自知。及於其不難自屈。然後夫子喜之者也。是教道所在。如古注謂以慰子貢。語氣甚不

相應。又如達巷黨人。觀於夫子。答辭則可見其不知夫子也。素隱讀徠。皆不成義。故朱子皆不取焉。學則不固。古注有兩說。集注取其一如固蔽之義。則語氣不順。故不取之也。如光以素隱。但素食之。素學則不固。爲管子學則亦皆牽強甚矣。至於以達巷黨人爲聖人。爲項橐。項橐爲孔子師。本無明據。且安有世有聖人而無事業無名者哉。光以己教而視之。故謂有是理。此自非浮屠所能識者。大氏程朱闢佛老。佛老屏息。故浮屠嫉。程朱甚似仇讎。玄光亦坐此故。力詆其不是。遂至一握成笑耳。

一 浮屠冥府之說。皆出於生者之想像。可謂不知鬼神之情狀者也。

一 無謂之鬼。不可謂無鬼。故阮瞻之論陋矣。或曰。果乎無則。何以謂之陰之靈也。譬則大塊噫氣。卮木蜚揚。忽然而息。寂無聲響。求嚮者怒。晞蜚揚者卒不可得矣。豈非靈乎。

一 祭祀亦裁成輔相之道也。人死而氣散。散以至亾。孝子之心不忍其散。亾祭祀以存之。此非亾者之神自存也。生者使其存也。養之道大矣哉。

存之則存矣。而棄使遽亾。謂之賊父母之神。故不

孝之罪。無後爲天。而湯之所以征葛伯也。

一 人死則神散。散未遽亾。必有所寓處。益生時用精神處。卽死後精神所寓處也。祭必齋。以聚祖考之精神。其所以謂齊。其未齊者。事事而思之。物物而思之。使吾心齊一於思祖考。而不復雜他念也。然非閉目默想而已。自其聲音笑貌。飲食居處。以及衣冠器物。百爾玩好。而天子諸侯。則其親親賢賢。政務萬事。士庶則親戚朋友之交。家中庶務。生產事業。是皆生時精神之所寓也。又如祭必至高曾而止者。以人之壽百二十。而鬼者人之影也。故至

於死後百二十年之久則其生時精神所寓之物亦皆斯滅殆盡矣。是以神亦終乎盡已。但其德之大小爲異。故始祖開國之規模必與其國相終始。而其祭亦與其國相終始也。如吾夫子精神存乎六經則萬古不磨滅。故萬古祭焉。

一 鬼神周流乎天地之間焉。其功用大矣哉。但不能無過不及之咎矣。故災孽生焉。人能裁成輔相之。而鬼神之功用於是乎始全矣。故曰人者神之主。聖人之術可謂巧矣。凡人之情臨敵易怯。故金鼓以持其勇而弗衰。不則何能保於數百步之外哉。

居喪易荒。故哭踊以持其哀而弗衰。不則何能保於三年之久哉。風俗易薄。故禮樂以持其厚而不衰。不則何能保於五百年之久哉。聖人之爲教無往而非是物。人巧極而奪天工者。唯聖人可以當之。若夫申韓豈足以稱乎。

一 五百年而必有聖人出焉。亦謂五百年之外氣運既變則前世禮樂不復爲用。故必有制作之者出矣。自然之理也。

一 國脉之長短。人力之所爲也。風俗者元氣之徵也。風俗厚則國運長。然所以培元氣者必在禮樂。

一 大哉習乎。人之勝天者是已。其在天下國家謂之風俗。其在一身謂之氣象。故善觀乎天下國家者必於風俗。善觀乎人者必於氣象。禮樂以爲教則風俗厚而氣象盛矣。聖人之所以勝天者是已。

一 風俗者合億兆而一之者也。人之全力也。五尺之身何以能參天地乎。雖聖人亦然。必也合億兆而後人之力全矣。故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在風俗上而存焉。仁之極也。

一時至矣。當文以開之。故古昔十有五入大學。輒近世開以勢利。智巧是以盛矣。聖人則範以禮樂。故

人皆生正智。若世運亦然。禮樂亡而聖人不生。謂天地老故不生者。不學之過也。

一 古曰。三公之職。燮理陰陽。此其作用在風俗上而存焉。夫指揮乎數十百年之前而欲左則左矣。欲右則右矣。非王佐之才則不能也。古謂之三公之職亦必有所事焉。不知者則徒謂德感也。無德則固所不能。雖然。徒謂德而已。則茅山道士瞑目持咒亦爲不遠也。

一 論治道者不言風俗。論治術者不謂禮樂。比自霸術耳。

一非聖人之道者，邪道也。學者猶或知之，非聖人之法者，邪法也。知者鮮矣，亦由世鮮大心者也。

一井田封建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大法也。故以封建為非者，非聖人之徒也。非封建則仁不浹於天下。

一仁齋謂孟子一生事業，備於梁惠王一篇，無復餘蘊。可謂通儒之見也。雖然，道則未之識焉。

一井田不可復者，禮樂亡故也。禮樂亡而風俗遽變，風俗遽變則知巧日盛，奢侈日長，於是無用之長物逼塞於天地間矣。十一稅安得而足。

一蘇子由以為周之諸侯皆從洪荒所有，聖人不得已而存之。漢大封諸王，不旋踵皆亾。此與其民恩情無所素結故也。故封建不可復。此等議論皆不識道者之言也。漢有如黃龔、卓魯者，豈非有功德於民者乎？假以年歲則恩情結而不可解。因以封建之豈不可復焉？封建一壞，民無所統屬，天下渙焉。無恩，夷狄之入中國為是故也。但後世天下之民稍有才諳者，皆欲為宰相。此封建之所以不可復也。

一仁齋以肉刑為非，而謂漢文帝得聖人之心而極。

非訾程朱。然由杖笞而直至斬絞。謂之有次第。輕重可乎。與其跡殺入如斬。卹營孰若賣踊者。貴要之人命之重於四體也。但人情安於習。故在今世則難遽復耳。

一被毆則死之。犯首則死之。被罵則死之。被謂怯則死之。此方士君子之俗爲然也。而此豈理乎。然人不以爲可怪者。安於習也。故人能習乎禮樂若斯。則天下不足治焉。故吾觀於此方士君子之俗。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一有谷一齋先生者。方

憲廟之初。上封事。而沮格不用焉。予得其藁而讀之。其中有遷都事。故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爲無所見也。方今之世。能爲斯舉。亦難其人矣哉。

一陽無補法。丹溪之特見也。但立論未精。立方未粹已。人身之陽。神也。陰形也。神者非藥物之所能補也。陽喜通陽。陰喜補塞。故凡言補者皆補陰也。桂附之所補。皆陰中之陽也。陽虛而桂附之力不及者。皆由其陰先虧故也。是雖方技鄙事。亦有關乎陰陽造化之理也。

一政曰大体。學曰大意。



往乎有之則我設戒之所以必三也諸生苟能於是三者莫有所羅累之始謂之中華人語言而其工拙不與焉其法已載於文野及譯筌中而其戒具是矣

第一戒和字

和字者謂以和訓誤字義者也如いろは爲中華文所不須初迎倩杯爲稱讀書者所不惑而魚名之鯛鯉鱒人姓之辻塙又爲務實錄者所不必避則今之所戒在此不在彼也若平等一面工夫自然者雖非和訓入爲和語而講師經生別有家言者均之皆訛用中華語實非其義最堪惑人則併攝此假如

仁齋先生語孟字義曰孔孟之意味血脉自序

孔孟之意味血脉吾不知何謂亦其家言

又曰若妄意遷就以己之私見解聖賢之語則所

謂方枘圓鑿北轅適越者固不虛矣同上

又童子問曰固如尊喻第二章

又曰吾於宋明諸儒及禪莊諸書議論高遠難遽

通者固疑其爲至言妙道

又曰予也固有與漢宋舊說異者第六十章

又曰若夫山林隱士遺世無營之徒聊詠懷抒情發其幽鬱無聊之心固可矣



固字皆當作誠緣和訓誤

語孟字義曰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

便是道 天道第一條

便字當作乃亦緣和訓誤便字卒看若無害者語氣終是不相接

又曰老莊所謂冲漠無朕芥子納須彌等說實出

於世俗陋見飾以硬語耳

硬語當作莊語亦緣和訓誤

又曰益非不能訓之本以不可訓也何者學者之

所常識焉而非字訓之所能盡也 德第二條

可當作須且非字訓之所能盡豈非不能訓之乎

又曰王者之行政也非惟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抵

於中心而無往而不在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第三條

不在當作非

又曰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易中庸之旨

為之準則見之可 上第五條

見當作觀

又曰故聖人曰仁則有義在曰義則有仁在 上第六條

兩曰字皆當作言此緣同訓誤

又曰按語孟中庸皆不說於意上用功夫故孔子

說主忠信中庸說誠身而孟子專說存心養性皆

未嘗有誠意之說何者學脉自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須言此意第二條

童子問又曰學脉自有照應中第四十四章

學脉自有照應不知何語亦其家言

語孟字義曰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則又觀其於所當敬則未嘗不盡敬焉鬼神第二條

觀當作見

又送荒川景元序曰久積累為其有大成也遇良師友為其得命脉也載于名賢卷二

命脉是其家言故為和字

又曰就正有道商議朋友必得其官祭而後止同上官祭以語其一事則可此亦以其平生對徒講說所習言而誤故為和字

又詩說曰詩之一經聖人游戲三昧書也載于名賢卷四游戲三昧不成語亦其家言

又儒豎辨曰世俗有儒醫之稱蓋豎而窺儒者自耻其為小道且與巫覡賤工伍而竊欲列于儒而表見其名也其事固卑陋最小莫足浚辨者矣然世之貪污卑屈懷欲無厭屢試不第抑鬱迷昧不

能以自立者逃儒而歸之則固不可不為世道之害也

載于名賢卷四

下固當作誠

又曰昔者齊之野有賣石之似玉者欲增其價必人之不求

同上

怯是勇之反故其泛用者亦有畏憚之意此緣訓同而誤

又曰然而爾後

同上

然爾公一而可此以爾字和訓與其字同故誤

又曰益顏子至聰明其始見道甚高徒見其恍惚

變幻不可為象而未見其實處故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是可觀其無所模擬而欄柄未入手

第二十六章

觀當作見擬當作捉

又曰專持敬者特事矜持外面齊整故見之則儼然儒者矣

第三十六章

見當作視或觀

又曰故孔門諸子以仁為家常茶飯而無敢疑其義者

第四十二章

敢字和語可刪

又曰慈愛之心渾淪通徹從內及外無所不至無

所不達而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正謂之仁第四章

又曰愛全於心打成一片正是仁同上

又曰慈愛惻怛之心頃刻不離無一毫殘忍刻薄

之心正是仁第四十八章

正皆當作方

又曰皆議論可聞而非實知王道者也中第八章

聞當作聽

又曰初學以梁惠王篇為勸時君而發故見之以

為尋常說話

見當作視此緣讀孟子序說中見以為而不得其解

也

又曰其非為國為民而漫興作者不知所以固邦

本也第二十三章

漫當作妄

又曰儉而好施者為誠大德之人第三十三章

誠當作真否則移在為字上可

又曰禮固稱矣第三十五章

固當作實

又曰一旦有朋友之義則守之如初始終不變正

五謂之朋友有信

正當作方

又曰然不服鹽與水而欲知其鹹淡既不可得

服當作食

閻齋先生贈山休序曰唐之賈閔仙初為浮屠韓

昌黎所勸去之名賢二

上之字可刪此緣轉聲而誤所字亦可刪此緣和訓

誤去之終是和語作教去之稍通

又湯武革命論曰論語獨謂武未盡善而集注合

湯謂之者何耶名賢三

合當作併下謂當作言

又曰孟子答齊宣問湯武放伐曰誅紂而不及伐

桀同上

曰當作言亦緣和訓誤

又曰湯放桀得天下則雖有放伐之興而遂與武

王同矣同上

遂當作終

又世儒剃髮辨曰我國自古王公未嘗剃髮中葉

以降士民之俗圓剃頂髮束其餘髮於後而斷其

端焉然則世儒剃髮是其黨之俗而非天下之俗

也名賢卷四

此天下指我國而唯中國得稱天下亦緣平生常言  
所稱而誤  
玄光上人溲勃曰不慈不孝忍心害理之說當汝  
輩中之  
中當作當此以中當訓同而誤

又第二戒和句

和句者謂語理錯縱失位置上下之則者也亦緣此  
方顛倒迴環之讀而誤假如

仁齋先生語孟字義曰予嘗教學者以熟讀精思  
語孟二書使聖人之意思語脉能瞭然于心目間  
焉自序

能字當在使字上以其熟讀精思能使皆屬學者意  
思語脉瞭然不可斷絕

夫又曰其以兩一字著陰陽字上者益夫所以形容  
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往來消長運而不

已之意

天道第一條

夫字當在形容下益夫連用者迺夏端辭不與此同  
又曰天道有對待有流行云云然天道之所以為  
天道本以流行而言對待者自在流行之中本非  
有流行對待之二端也

天道第二條

本非有之有字當在二端上此等儘精微此方人多  
不會益此條本謂天道有對待有流行而其實對待  
流行非為二端若以有字著流字上則前謂有待對  
有流行者語氣不相應  
又曰或以為自天地既闢之後觀之固一元氣而

已若自天地未闢之前觀之只是理而已故曰無  
極而大極適聖人未說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上  
不面焉耳

上第五條

適字當移在人字下而仍改作偶字迺可此緣會適  
偶三字同和訓而會字多在句頭故誤

又曰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  
非有聲色臭味之可言益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  
然蹈之坦然不貳不惑當謂之安當謂之知

天命第  
三條

二當皆當從方緣和訓而誤如下文此看命字甚淺  
命字當作知然此必係刊誤或寫誤故不論

又曰至於四方八隅遐陬之陋蠻貊之蠢莫不自  
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有親義  
別叙信之道 道第二條

自字當在莫字上不者下文有親義上亦加一自字  
乃可此語氣相應自然如此

又曰夫有斯本則必有斯末有斯末則不可必無  
其本 理第四條

不可必無其本當從必不無其本必字屬顛倒可字  
亦誤認轉聲為正字

又曰後學只亦以為吾聖人之學真如此 同上

只亦當從亦只

又曰天下之善雖多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禮智  
為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 仁義禮智  
第一條

自當在莫上

又曰益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為仁義禮智是  
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 上第三條

不再當從再不否則改作復字可此等處不知者卻  
以再不為顛倒

又曰殊不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



同 同上

下固字當在自字上不則刪本自字乃可

又曰凡人皆有手則皆能可以攬筆書字才字條

能當在以下

又曰且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而其下續之曰施

諸亡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特可

施之於恕亦可施之忠也獨不可以推己訓恕字

益明矣忠恕第一條

獨字當在不可之下

又曰可謂固儒者之論也鬼神第一條

固當在可上

又歷書小紫石記曰若吾小河君頽然一翁也然

雅尊經籍嗜倭歌尤好聚奇書遇於凡故家之弊

筐好事之蠹餘祕記與牒殘簡舊牘所未嘗見之

書及不下求乞假謄寫輯錄以藏之於家載于扶桑名賢

第一卷

凡字當在遇字上仍刪於字乃可凡字自有在下者

不與此同又如此方稱倭本非佳稱故本邦自以

和代之而近歲學者頗識稱本邦為本朝者為

非而不識和比諸倭反為雅名但以其屬造語之不

釋而非和字和句之所病故此附言

又送荒川景元序曰其悅者私景元者也褒者羨

景元者也惜者知景元而疎遠者也憂者愛景元

而欲淡成之者也名賢二

淡當在愛上

又曰今若景元之學未必及乎古人而其褒之者

非直以賢良稱之則愛景元者之憂至淡也豈不

宜哉同上

非直當作直非

又送片岡宗純序曰故吾始焉而悅之魁焉而厭

之而又最後思其或有自屹然於流俗之中而潛

心聖賢之大業者在于其間矣同上

又字當在最後下

又曰嘗我從祖來自播陽往而見之同上

嘗字當在祖字下

又曰此其適所以不識王道也第十四章

其適當作適其

又曰既看破以理字為主之弊甚難而至知以性

為主之非則實古今之難事第七十三章

既字當在尊字下



氣如何耳其必一一配諸和語而謂而也則孔之  
也可笑之甚

又曰則非惟能識孔孟之意味血脉又能理會其  
字義而不至于大謬焉同上

又能改作又可以削去而字迺與華入酷肖

又曰若後世儒者捨理字則無可以言者理第三條

則當此外此緣轉聲誤

又曰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心第一條

非貴非賤終惹和氣

又曰萬世學者皆守之而不可換其訓忠信第二條

改作皆當守之不易其訓酷肖華入

又曰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而

不可復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忠恕第一條

有字上加果字及乎二字改作方夫唯字下加當字

刪去可字只作不復二字迺華語

又曰此吾聖人之所以明其道曉其義使人不惑

於所從焉而有與三代之聖人不同也鬼神第二條

改而字作者字移不字在與字上則肖

又青山石銘曰頃士人嘗持其石來于京師見于

前右丞相藤公求其名與詞公視之愛翫不置便

賜以倭歌及青山佳名載于名賢卷五

改作賜名青山及和歌一首乃可

童子問曰非温厚和平從容正大者必不能通于

論語之妙上第四章

妙字下字未穩畢竟和習未脫處

又曰然而使人之性頑然無智如雞犬然則雖有

百聖賢不能使其教而之善第十三章

不能使其教而之善改作不能教其之善或作不能

使其受教而之善始出

又曰然則唯盡我性而非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

明矣第二十一章

改非字作不字功字下添其字始出

又曰益孔子之學即堯舜文武之道孟子之說即

孔子之學皆堯舜文武治天下之道外此而豈有

所謂學問者邪益非以王道為主而行之修己治

人萬般功夫皆由王道而出第十一章

外此已下語氣不相蒙是亦和習所使

又曰初學以梁惠王篇為勸時君而發故見之以

為尋常說話以告子盡心二篇為精蘊處不然惠

王一篇反是孟子一生事業備矣第十五章

不然下添也字可矣不則卻與下句連不成語古文辭固有如此者而体裁為異彼但以和訓讀之故不知此等處

又曰王天下則為天下之天道君一國則為一國之天道為一家之主則為一家之天道中第十八章

二道字皆刪始尚益非八王散散王而八

又曰仁者嫉俗之心少故知今之不遠于古不仁者憤世之心勝故知今之不可復古第二十一章

二知字改作見字則尚

又曰吾雖未必尤祖河汾永康竊服其忠厚云第二十三章

宛然和入聲口

又曰非徒為游觀敢與作也第二十三章

同上

又曰若夫福慶流於子孫奕世累葉有隆莫替者鬼神所不能人力所不及唯非得民心而沒世不怠則不得第三十章

改若夫作是故鬼神以下改作非鬼神所能非人力所及唯得民心而沒世不怠者始得二十二字乃尚又曰此鬼神所不能致其灵唯得民心而能然同上而字下添後為二字乃尚

又曰益好人之善每難及而惡人之惡必易過  
三十二章 第

難及作不足始明

又曰真積力久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謂之悟門自  
開永為己之有而終身不失益實德之所到而非  
專事智見者之所得而及 第六十章

所到二字和習

又曰可知理學等目皆以後世學術而所稱非稱  
聖學之實者也 第六十四章

刪去以字而字始協

又曰然聖人善善每長惡惡每短者亦豈非愛憎  
失宜邪然聖人皆不然者足見不可依理字以斷  
天下之事也 第六十五章

宜改作理皆不然刪去不字不可依理字作理之一  
字不可據則通

又曰斯氣也既無所生亦無所不生萬古獨立  
樸不破 第六十七章

萬古以下和語可笑此原係擇語不精者然華人稍  
讀書者所必無故為和習

又曰聖人之論天至此而極從此以上更不說一

層之理同上

夏不說一層之理改作夏說一層不亦乃尚

又曰若知天地真活物許汝即身即伏犧第六十

八章

即身即伏犧剿取禪家即身即佛來表此語畢竟和習

又曰此天下之所同然而根乎人心存乎風俗萬

世不得磨滅此之謂本然之德第七十二章

其於本然之德既不謂之為性則終無可安頓處不  
得已遂曰存乎風俗此固其難言處然畢竟是和語

又曰故今讀尚書者雖非一典及文武誓誥凡四

代之書孔子所定者皆當依此意求之下第五章

和語支離殊甚改作故今讀四代之書凡係孔子所

定者雖非一典及文武誓誥亦皆當依此意求之乃

尚

聞齋先生近思錄序曰孟子沒而聖學不傳者其

無此階梯也

其無此階梯也終是和習削去其字稍通

又曰夫學之道在致知力行之二而存養則貫其

二者也

或作夫學之道在知行而存養工夫實貫二者也稍



可  
又曰雖何北山著發揮恐微言未折也  
是似懸度語

又曰玉山講義發揮四子旁通情也

剽取古語嵌以新字都無變化剪裁手段醜然面目  
可醜師鍊釋書中度摠論聚分韻略序中有之而昧  
者贊嘆以謂巧妙沿襲全套滔滔皆是

玄光上人溲勃曰魏史不言周何主之豕假令雖  
東周之末主至魏蓋千餘歲

雖字當刪此以和訓連絡讀之故不覺其衍

徂來先生文戒終

正德四甲午歲孟春 且

江戶日本橋南壹町目

出雲寺 和泉

植村文華堂

京師書林

澤田麗澤堂

開版

